

西南風雲錄

四川內戰秘史

戲說劉文輝之四

●巴山

劉文輝田頌堯較勁

成都巷戰

保定系內部的分裂

以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為首的「保定系」軍事集團，與以劉湘、楊森為主的四川「速成系」軍事集團相對立和對抗。劉文輝為壯大自己的軍事實力，對鄧錫侯、田頌堯的部屬，也採取挖牆腳的辦法，引起了鄧錫侯、田頌堯及其「保定系」同學的猜忌和不满。在鄧錫侯、田頌堯兩人中，鄧錫侯圓滑而平庸，是有名的「田冬瓜」，有人說他的腦袋長得長長的、圓圓的，形似冬瓜。更有人說他是「牆上的冬瓜」兩邊滾。田在官場中以善於左右逢源，兩邊討好著稱，他曾在一次演說中自我承認：「我這幾年……苦心調和川局」。所謂「苦心調和」也就是幾方面應付、「和稀泥」的意思。為此，劉文輝經常取笑他。

有次田頌堯揮帽子上面的灰塵，不慎將帽子掉落在地，劉文輝奚落田說：「你連帽子都拿不穩，官

也怕要丟囉」。田以實力見拙，祇好隱忍。劉文輝與田頌堯的矛盾是由來已久：

(一) 攫取田的兵工廠：一九三〇年一月，劉文輝趁田頌堯扣留兵工廠總辦王思忠的時機，暗襲兵工廠，運走部分槍彈和機器，並將田的教導師團長帥國楨收容，委為第十三旅旅長。田部師、旅長對此極為忿懣，田、劉的嫌怨由此愈深。

(二) 挖田部牆腳：一九三一年春，劉文輝把李家鈺趕出遂寧，田部憲兵司令敬肇謙歸附劉文輝。田頌堯極為憤怒，要劉文輝把敬肇謙和槍交還，一度引起了風波，經雙方派員協商，由劉文輝將領冷寅東於同年夏天和田部軍械員呂保和把敬肇謙的武器交還田頌堯，才使糾紛平息下來。

一九三二年七月，一天，寇澄清乘駐中江縣馬光旅與各部會操之機，劉文輝委寇為憲兵司令，給獎金三萬圓。事件發生後，田部為之嘩然。經與冷寅東調和把寇團槍交還田部，劉文輝另發寇團武器才算了結。

(三) 劉混戰田倒向劉湘：一九三二年五月七日，劉湘派他的師長王纘緒，在曾南夫陪同下到潼川回聘，促使劉湘、田頌堯聯合倒劉文輝的行

動。十月七日，田頌堯的代表余安民與劉湘的代表張斯可，在重慶湯壺嶠的別墅「湯園」，商定了田頌堯、劉湘兩軍與李家鈺、羅澤洲、楊森三部共同出兵攻打劉文輝的具體計劃。

磨拳擦掌一觸即發

正當劉文輝在川東南戰事節節敗退的時候，田頌堯認為勝利在握，機不可失，便急調孫震和董宋珩等師來省，聯合鄧錫侯部黃隱師，準備一舉把劉文輝擄出成都。

劉文輝買通田頌堯的密電員，偵知田頌堯、鄧錫侯調動部隊的情況後，劉文輝作了相應的部署：將鄧和師、劉元瑯師、冷寅東師部署在紅牌樓、草堂寺、蘇坡橋之間，將王靖宇師部署於城內，應付二十九軍的進攻。田頌堯除將王銘章師、曾憲棟兩部置於城內外；並將劉漢雄獨立師、第二路司令何瞻如、葉紹堯等部置於土橋附近；將董宋珩、黃正貴等部置於中和場、兵工廠、琉璃場一帶；將田澤孚、羅迺瓊等部置於北門一帶作預備隊。參加二十九軍作戰的鄧錫侯二十八軍黃隱師則集結在犀浦附近。

① 劉湘的畫像。

② 統一四川的劉湘。

③ 傳奇人物劉文輝夫婦（前坐）與子女們合影。



在此雙方調兵遣將，戰火迫在眉睫之際，成都士紳四出呼籲，請求彌止戰爭。經過鄧錫侯的斡旋，各方協議：從少城槐樹街起，經東門街、羊市街、後子門、皇城、東華門、提督東、西街，直至湖廣館街、棉花街劃為中立地帶，由二十八軍鄧錫侯部隊作間隔部隊，不讓兩軍接觸。中立地帶以南為劉文輝部，以北為田頌堯部。這個中立間隔區的兩邊街巷尾，劉、田兩部各自設置障礙做掩體，戰事一觸即發。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晚十時，城北槍聲驟起，劉、田兩軍一度接觸。全市籠罩著恐怖氣氛，劉、鄧、田三部紛紛出動，加強戒備。田頌堯想在這次混戰中撈到好處，他決計先奪取東、北兩大門，然後再向劉軍壓迫。成都城防系劉文輝擔任，因西北兩門是田軍的勢力範圍，劉文輝為收縮兵力，將駐守東、北城門的部隊撤走，田部就立即填駐，並趁機在上陞街、山西會館、後子門一線撬開街面石板，構築工事。並派王銘章師的一個旅集結於後子門一帶，與劉文輝相峙。

劉文輝見田頌堯部步步進迫，便後子門煤山上架大炮數門，炮口對準山西會館田頌堯司令部。

在密鑼緊鼓聲中，劉文輝以冷寅東為前敵總指揮，以唐英為副總指揮。又以五個旅配備在城東南一帶。市內，以東南角少城至皇城和東大街南面為防線。市郊，以杜甫草堂至青羊宮、南臺寺為防線，調集大量部隊於以上地帶。

田頌堯則以孫震為前敵總指揮，曾南夫為副

總指揮，調王銘章師兩個旅，曾南夫師兩個旅及黃正貴部共五個旅。城內從東門的糖市街、新化街、新東門、東較場、四聖祠至北門，再由山西會館、後子門、青龍街延伸至少城；城外，從東望江樓對岸的肇華寺及四川兵工廠附近，再由牛市口環繞東北門至猛追灣、白馬寺，伸展到老西門。郊外，選在天迴鎮、中和場集結重兵。

十月二十五、二十六兩日，劉文輝、田頌堯兩軍各在防線內加緊構築巷戰工事，兩軍士兵大多藏在民房和廟宅內，等待被驅使進行一場傷心慘目的廝殺。

正當劉文輝和田頌堯在成都準備一決雌雄的時候，十月三十日，劉湘的師長唐式遵率部佔領大足。田頌堯見劉文輝與劉湘等部作戰失利，加緊逼劉文輝讓出華陽、退出成都、交出四川省機關。劉文輝又親自找鄧錫侯商談，劉文輝稱：「若是田頌堯乘我暫時之危，逼我太甚，就是我不得已交出華陽縣及省府機關，我寧肯交給你鄧晉康兄（鄧錫侯號晉康）接收，決不交給田冬瓜（田頌堯綽號田冬瓜）！」鄧錫侯立即派部隊接防成都。

市區巷戰殘酷慘烈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田頌堯二十九軍獨立師師長劉漢雄，第五師師長黃正貴，第二路司令何瞻如部埋伏在草堂寺、紅牌樓間的劉文輝二十四軍劉元璠部遭遇，展開激戰，是為劉、田成都巷戰的序幕。接著鄧錫侯三十八軍第二師師長黃隱部、刁文俊旅和劉高槐旅，一律換成二

十軍旗幟番號，由外西犀浦鎮向蘇坡橋出動，偷襲紅牌樓，襲渭清旅直攻崇慶縣，目的是截斷二十四軍的南路交通線，使劉文輝二十四軍困死在成都。

十一月十五日，劉文輝部發起攻擊，迫使劉漢雄、何瞻如、黃正貴及黃隱部，不得不相繼撤退，黃隱部在撤退中，旅長刁文俊下落不明，黃隱本人落水而逃，連煙槍都丟了。此戰雙方死傷三千餘人。此時，劉文輝打電話質問鄧錫侯：「你不是說二十八軍嚴守中立嗎？黃隱為什麼抄我的後路？」鄧錫侯搪塞說：「黃隱不夠朋友！黃隱不夠朋友！」

劉、田成都巷戰，十一月十六日，自西到東，橫亘全城。他們無街不戰、無巷不爭，現將巷戰激烈爭奪的地方分述如下：

煤山爭奪戰：煤山是在後子門，長久以來，用煤渣堆集成的小山。田軍以第四師一旅防守，劉軍向煤山一線發動猛攻，傷亡慘重。十七日下午，劉文輝集中六個團的兵力，分兩路在機槍的掩護下攻佔煤山，並在煤山架設起大炮。

田頌堯在煤山失利後，命令師長王銘章，不惜任何代價奪回煤山。王銘章於是組織攻煤山的敢死隊，凡充當敢死隊的，兵賞大洋十圓，軍士二十圓，排長三十圓、隊長五十元；奪回煤山，兵升軍士，軍士升軍官，排長升連長，隊長升營長。二十日午後，王銘章向一百三十六名「敢死隊」宣佈，不准後退，否則當場格殺！然後，打開運來的四箱銀圓，按名按數發給。

為了給「敢死隊」壯形色，挑來幾罐伍市乾

酒，使這些「敢死隊」開罈痛飲，有的還買來紙錢，一面燒紙，一面念念有辭：「這是我『倒頭紙』所有鬼神惡煞，不得擅自取用」；有的面壁跪拜，然後眯眼向天，表示向祖宗告別，這叫「辭香火」，有的先燒紙錢求神靈保佑，然後將碗裡的酒，倒入紙錢火中，抓一把塗在臉上，前胸，並且在頭頂上押上紙錢，一個人不個人，鬼不像鬼。軍閥們就這樣利用金錢、封建迷信驅使愚昧無知的士兵為他們送命。

田的「敢死隊」進入陣地後，全線開始反攻，旅、團營長親自上陣。王銘章親臨督戰，由「敢死隊」衝鋒，終於在拂曉前奪回煤山。從此兩軍在煤山展開拉鋸式的爭奪。

劉文輝針對田頌堯的「敢死隊」精神，也搞「敢死隊」；一個個像天兵神將，並用在架架車上安上鋼板做的土坦克，配合向煤山衝殺。就這樣，雙方在煤山反復衝殺上百次，至十一月二十三日，因田頌堯全線失利才告結束。

成都兵工廠的戰鬥：東郊兵工廠是田軍董長安師楊哲運旅防守的沙河堡一線。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五時，劉文輝、張清平、陳鴻文師共十八團，對沙河堡的獅子山、琉璃場展開包圍。由於劉文輝三倍田軍兵力，田軍前敵總指揮孫震祇得下令撤退；劉軍追至猛追灣，兩軍展開激戰，田軍全部撤退到城內。從長順街、支磯石街攻劉軍將軍衙門劉的司令部，劉軍拼死擊退。

北門簸箕街戰鬥：十一月十九日，劉發動攻勢，田軍在駟馬橋、昭覺寺、鳳凰山、天迴鎮的部隊被劉軍包圍；兩軍展開激戰，劉軍傷亡上千

官兵。當日午後一時，鄧錫侯見田頌堯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出面約劉文輝、田頌堯在他的軍部會面。劉文輝率衛隊一連由華興街鄧的軍部前門而入；田也率衛隊一連，由署後北街鄧的軍部後門而入。三人見面，鄧錫侯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一手拉劉文輝，一手拉田頌堯，讓進客廳說：「你們兩個都不對，還是哥哥對。在哥哥面前，你們應該彼此認錯，以後好生過。來、來，兩個互相鞠躬！」劉文輝說：「我決無心打你！」田頌堯答：「事誠不幸」；這時恰好劉湘的偵察機飛到成都上空。鄧錫侯、劉文輝、田頌堯都出去看。鄧錫侯說：「今天見面的日子真好，連劉甫澄（劉湘號甫澄）的飛機都請來了！」劉文輝趁勢提出：「我們『保定系』團結起來，對付劉湘」；田頌堯對劉文輝說：「此次戰事好比賭博，我不幸輸了，尚復何言？現在願將部隊交出，任憑改編，本人自願下野；決不能出兵攻擊劉湘，失信於人！」這裡可以看出軍閥們把戰爭當作兒戲和殘民的醜惡表演。

為此，劉文輝發動政治攻勢；劉文輝回到省府，以黨部指導委員會的名義，遍街張貼「打倒破壞康藏國防的田頌堯」、「打倒與劉湘勾結破壞和平的田頌堯」的大幅標語。入夜，劉文輝向田頌堯發動全面攻擊，田軍全線抵抗，傷亡慘重。

成都巷戰從十一月十四日起，到二十四日停戰，兩部官兵死傷約七千人，民衆死傷二千五百餘人，受災難民數萬，不動產損失二百餘萬圓，商業方面損失約七百萬圓。

停戰議和改編田部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田頌堯軍部份退出城內時，他的胞弟田澤孚在文殊院方丈客房，抱頭而泣。田頌堯哀嘆：「天呀！想不到我的事業就此完了！」田頌堯一面叫人燒毀文件，一面打電話給鄧錫侯，表示願意下野，到鄧的住宅避難。孫震、董長安、王銘章等人商議，決定調城外曾南天兩旅增援，擁田到底；必須採取火燒成都，同歸於盡的罪惡手段；孫震還氣壯如牛地向部屬表示：「我決不從上海回來當俘虜！」

鄧錫侯見田被迫下野，當即打電話給劉文輝停戰議和。劉文輝強硬地說：「田頌堯須悔過，通電脫離聯軍，否則繳械。」又說：「我已派吳景伯、牛範九為軍編遣委員！」鄧錫侯一面勸慰田頌堯，一面打出「保定系」團結這張牌勸說劉文輝，並說：「如繳二十九軍的械，二十八軍武裝亦請同時解除，唇亡齒寒，於公何利？」後來劉文輝想到當前的主要對手是劉湘，於是同意停戰。

田十一月二十一日通電說：

「頃奉尊電，深佩苦衷；堯本以維護川局為懷，自無不表示從同之理。所冀各方同時覺悟，化戾氣為祥和。吾兄登高一呼，和平立可實現。堯已轉飭所部，立罷兵戎，以副殷期，而紓民困。」

接著劉文輝的通電說：

「自念出主川政，數載於茲，治績未彰，無以饗各方之望。……誠為尊論所謂郅至

未臻，而兵禍先見者也。未果誠心以求治，誰不樂舍己以相從，況集思所以廣益，開誠尤責佈公。彼此均為鄉邦謀福利，無難以容以協商。承蒙吾兄苦衷調停，一呼百應，輝始終貫徹以和平方式改善川政之旨，已飭所部立即停止軍事行動。」

這時溫州已被劉湘所攻佔；劉文輝要集中全力對付劉湘，應盡快結束對田頌堯作戰。他叫向育仁、吳景伯與鄧錫侯盡快商議改編田軍。

劉文輝拼戰鄧錫侯

毗河之戰

對鄧錫侯進行報復

自沱江、榮縣、威遠之戰後，劉文輝失去了川北、川東、川南許多富庶的防地，他不能不分析造成失敗的原因。因素當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使他最難容忍的卻是「水晶猴子」鄧錫侯的捉弄。他認為鄧錫侯在這次戰爭中不夠朋友，兩面三刀，趁火打劫，既佔領他的防地，又指使田頌堯從背後襲擊仁壽藉田鎮部隊。他咬牙切齒地說：「要和鄧猴子拼到底。」

時任二十八軍軍長的鄧錫侯，綽號「水晶猴子」。從好的方面講，「水晶猴」遇事「精靈」機巧，善於審時度勢，趨利避害，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滑頭滑腦。在劉文輝、田頌堯成都巷戰及二劉（劉文輝、劉湘）混戰中，他時而作壁上觀，時而居中調停，時而公開界入一方。總之，每

有戰事他總是先冷靜觀察，再三推敲，拿穩了「火色」，而後行動。故能做到每次打仗賭本少、賺項大。因此，當時有人做詩諷刺道：

「君猴不愧號水晶，半用調停半用兵，刀切豆腐光兩面，輸也吃糖何況贏。」

劉文輝和劉湘在榮威遠成停戰協議，認為東顧無憂。一九三一年一月初，他在眉山改編部隊。編該軍和川康邊防軍為八個師、九個司令，總兵力為十一萬左右，認為不難一舉吃掉鄧錫侯。這樣，既可接收鄧錫侯的邊防部隊，為稱霸全川創造條件，又可發泄鄧助田、暗與劉湘結盟之憤。

劉文輝從眉山揮兵返回成都途中，施放「和平」煙幕，他在通電中也不掩飾對鄧錫侯進行報復之意，說：「這次返蓉，是在商求治理；然道路傳聞，省會風鶴頻驚，慮我報復，實際絕無此意。如果人皆高興好勇稱兵，不惜貽害地方，以累我老昆弟，文輝責無旁貸，亦不得不與周旋，以維大局。」

當劉文輝率部到達雙流簇橋和華陽縣白家場時，殊不知鄧錫侯卻放田頌堯、劉存厚、李家鈺進駐成都；現在劉文輝要返回成都時，便受到阻擋。劉文輝認為鄧錫侯背信棄義，在榮威戰爭打得最激烈時，他把三部放進成都，並委任田頌堯師長王銘章為成都衛戍司令，伺機操縱川局，收漁人之利；殊劉文輝和劉湘不作鴿蚌，未與主力硬拼，硝煙暫息。這時劉文輝返成都，鄧錫侯此時怕劉文輝報復，惶然不安。在這種形勢下，向育仁、陳書農出面調解，兩人到新津請示劉文輝

對鄧錫侯諒解，並由鄧錫侯說服各部讓出成都。大家磋商半個月，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才作出決定：鄧錫侯、田頌堯城內部隊，除留兩團交軍警團維持成都市內治安外，其餘部隊於十九日撤出。劉文輝撥兩個團，於一月二十日進城，交軍警團維持治安；各軍撤出城的部隊，外東撤至大面鋪距城二十里以東；外南撤至中和場距城四十里以南，外西撤至犀浦距城二十里以西，外北撤至天迴鎮距城二十里以北。撤銷衛戍司令部，成立軍警團，由二十四軍副軍長向育仁指揮，一直到一九三三年農曆除夕之時劉文輝才率部由新津回到成都。

鄧錫侯為讓劉文輝消氣，宴請劉部屬吃「團年飯」，但劉文輝怒氣並未消失，由於他尚持十萬大軍，稱霸全川仍有條件，劉文輝說：「我就是把隊伍打垮掉，也要和鄧猴子拼個你死我活」。正在這時廣東的胡漢民派麥煥章來川，策動劉文輝出兵牽制劉湘，使劉湘無法援助貴州軍閥白光翔；劉文輝欲與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及王家烈等結成西南七省聯盟，因此麥煥章來川，加速了川戰的再起。

釀成毗河之戰原因

一九三三年五月，劉文輝向鄧錫侯發動攻擊，釀成所謂毗河之戰。劉文輝在榮威之戰剛剛結束之後，為何不惜以久戰疲憊之師又投入一場新的戰鬥？其原因極為複雜，綜合起來有如下數點：

(一)榮威之戰，劉文輝處於優勢，本可一股作

氣，將劉湘擊敗，取得四川霸權地位；不意鄧錫侯的師長黃隱部與田頌堯突然襲擊仁壽藉田鎮，使劉文輝背後受敵，不得不同意議和，終於失去取勝機會。因此，劉文輝對鄧錫侯極爲痛恨，想利用一切機會打掉鄧錫侯，不惜孤注一擲，與鄧相拼。(一)榮威之戰後劉文輝失去遂寧、安岳、樂至、宜賓、瀘州等縣大片地盤，防區縮小，收入大減，而軍務龐大，軍費困難，只有擴充防地。而鄧錫侯所佔的溫江、郫縣、崇慶、新繁、灌縣、彭縣、新都、廣漢、金堂一大片富庶之地，使劉文輝垂涎三尺，如果取勝可解自己燃眉之急。

(三)此時二劉議和已成，劉文輝認爲已無後顧之憂。也知道劉湘是自己的主要對手，將來難免一戰。趁此機會，首先消滅鄧部，然後吃掉田部，鞏固自己的後方，又剪除劉湘的羽翼，實爲一舉兩得。

劉軍內部矛盾重重

劉文輝軍內保定系和軍官系組成的軍事集團，在這次榮威之戰中，第一混成旅旅長王元虎率七個團，由松峰場兼程進攻榮縣，幾乎擊潰劉湘主力，爲劉文輝立下汗馬功勞，深得劉文輝的信任。

一九三三年春節過後，劉文輝召集團以上軍官會議，劉文輝提拔王元虎爲師長。與王元虎同

爲「軍官系」的旅長陳能芬對此不服，在陳鴻文的支持下，陳能芬要當師長，劉文輝也同意。這樣一來，王元虎、陳能芬、陳鴻文等師長均是「軍官系」，這就引起了劉文輝內部「保定系」部屬的不滿，造成「保定系」部屬離心離德。

一九三三年五月三日下午，劉文輝的特科司令黃鰲（綽號五毒司令）因對劉文輝在軍內依重「軍官系」，輕視「保定系」不滿，自己在原川軍第八師時與劉文輝同是團長，現在到二十四軍才當一個旅長級的司令，心中不滿；同時黃鰲依靠四川「保定系」而生存、發展，因之便向鄧錫侯通風報信，又怕暴露機密，就用隱語打電話給鄧錫侯說：「晉公（鄧錫侯號晉康），今晚上我請你看戲！」鄧錫侯正苦于應付劉文輝的軍事進攻而在發愁，低聲地說：「我那有心情看啥子戲啊！」黃鰲又勸說：「今晚的戲好看得很！」鄧錫侯又追問道：「啥子戲嘛！」黃鰲答：「你最愛看的戲『四望亭』，川劇（巴九寨）中的一折戲！」鄧錫侯吃驚地放下電話，他知道《四望亭》這齣戲的內容，是描寫花碧蓮在四望亭捉猴子。「水晶猴子」是劉文輝給他取的綽號，明白劉文輝要捉他。

「水晶猴子」逃出成都

鄧錫侯根據各方面的密報情況，判定劉文輝確實要對自已下毒手，他決定出走，臨行前，鄧錫侯給蔣中正駐川軍事特派員曾擴情一封信稱：「劉文輝已然發動軍事侵襲我二十八軍防地，變生不測，倉卒出城，未及面辭爲歉。」

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拂曉，天剛朦朧亮，鄧錫侯率他的副官王席儒、喻載陽等來到華新街鄧錫侯軍部，叫軍部交通處處長徐仲延、譚電員郭開銘帶上密碼電本，鄧錫侯對他們說：「我們今天坐汽車到郊外遊一遊」。汽車一過駟馬橋，叫司機往新都開，說到陳師長那裡去一趟。到新都後在寶光寺下榻；派王席儒返回成都，叫護衛大隊副大隊長巫吉延率衛隊到新都擔任警衛任務，同時召見陳師第一團團長孫燮林，令他率全團於三河場附近沿毗河警戒並立即電話告廣漢陳師長，要他率兩個團立即趕到新都佈防。陳立即通知王激說：「你趕快集合部隊，劉老么下毒手了！」一小時後，陳率兩個團趕到新都，密電主任蕭麗生來見鄧錫侯。

鄧錫侯的行動很快，在新都佈防完畢時，才上午九時許。他逃出成都的行動，可謂既隱蔽又迅速。九時半，他給劉文輝打電話，這時劉文輝和楊太太正在睡覺。劉文輝在床上側臥燒鴉片煙，聽弁兵說有要緊電話，他只好爬在床上接電話，鄧錫侯在電話裡講：「你是自乾（劉文輝字自乾）嗎？我是晉康呀！我現在向你報告，我已經到達新都啦！」劉文輝「嗯」了一聲，氣得不知如何回答。鄧錫侯又說：「請你到新都來要，遊桂湖，再見！」

鄧錫侯給劉文輝打過電話後，見陳師長在沿毗河佈署防務。他鎮靜地對外佯稱：「奉中央電令，助剿川北赤區，本人已於前日出省檢閱部隊準備北上！」又一面急電第二師師長黃隱，第三師師長陳書農，第七師師長馬毓智，教導師師長

楊秀春及旅長謝無圻、林翼如、周世英、龔渭清、李樹華到新都參加緊急軍事會議。

鄧錫侯為摸清師、旅長們的心態，用激將的口氣說：「我們二十八軍今天召開緊急會議，主要是劉老么（劉文輝）要吃掉我們的部隊，佔我們的防區。我現在沒辦法對付；我只好通電下野！」黃隱首先表態說：「軍長，我們在座的人都是跟軍長多年的，現在那個劉老么龜兒子要來打我們，整垮二十八軍，我們就是拼到一槍一彈，也要跟他打到底！至於我個人，就是推雞公車，也要把軍長送到底！」會議的氣氛異常熱烈，接著馬毓智、陳書農、楊秀春、陳離、謝無圻等都表示堅決與劉文輝拼到底的決心。

這時候，鄧錫侯來勁了，他看到部下頭目都是死跟自己，便站起來在桌子上「一巴掌」，說：「對！既然大家有這樣的決心，我就不下野了，堅決打到底，現在大家來簽名。」黃隱最激動，他第一個簽名，其他師、旅長也跟著簽了名，鄧錫侯看到大家一面簽名，一邊表示決心，他激動萬分，於是又在桌上一「巴掌」，說：「好！現在大家簽字了，我絕不辜負大家護二十八軍團體的苦心。我現在代表大家掛起尚方寶劍，哪個在中途和劉老么『吊膀子』，我就要軍法從事！」鄧錫侯激化了與劉文輝的矛盾，只好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了。

調兵遣將劉鄧備戰

一九三三年四月起，劉文輝積極進行作戰部署：成都附近有警衛司令鄧和部，川康邊防第一

師冷寅東部，第一師林雲根部，第二師張清平部，第四師唐英部，炮兵司令徐孝臣部，工兵司令賴牧天部，第九旅余翔虎部，第十四旅劉元瑄部。崇慶附近有第二旅熊次侯部，第四旅李玉書部，第十五旅彭韓部。簡陽、仁壽一帶由川康邊防第三師王元虎部，川康邊防第四師陳能芬部，第一旅林梅坡部，川康邊防第二師陳光藻部。眉山有憲兵司令寇澄清部，第六旅高育琮部。樂山有第三師夏首勳部。成都郊區蘇碼頭有第二旅徐光甫部。五通橋有第五旅張志芳部。雅安附近有川康邊防屯懇司令青翰南部。

鄧錫侯見劉文輝將主力部隊調集成都附近，感受到極大威脅。於四月二十二日在成都華興街黃華館軍部召開將領會議，商討對策。會上一致決議，力爭和平解決，避免打仗。並派教導師師長楊秀春和第三旅旅長周世英謁見劉文輝，表明二十八軍全體將領要求和平的心願。又派出馬毓智、陳離兩師長分別與劉鄧冷寅東、陳光藻等及二十九軍各將領作和平呼籲，與此同時，鄧也作積極應戰準備。

鄧錫侯令第二師黃隱部擔任灌縣至崇寧縣城沿毗河北岸一線防務；第七師馬毓智部與第二師連接，擔任崇寧至新繁縣新郫橋、斑竹園防務；獨立師陳離部與第七師連接，擔任斑竹園至新都三合場防務；教導師楊秀春與獨立師連接擔任三合場至金堂姚家渡防務；第三師陳書農部與教導師連接擔任趙家渡一帶防務，第七師駐簡陽的第四混成旅劉乃鑄部迅速向新繁轉移，該師駐溫江的三混成旅周世英部向新繁附近轉移。

鄧錫侯為部屬打氣，集合陳書農師的官兵講話，提虛勁地說：「劉文輝有野心，他想當西南王，要吃掉我們部隊。我是一條豬，可是我是一頭刺豬，他吞下去要去卡死。現在要看你們刺豬毛長得堅硬不堅硬？要眾志成城，萬箭齊發，一舉渡過毗河，然後再攻克成都，活捉他們。這個仗一定要打勝，你們的軍餉才能按月發，看今後究竟誰吃掉誰！」

毗河之戰正式打響

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鄧錫侯為了便於指揮，準備將司令部由新都移至廣漢公園內。下午四時，劉文輝部王治人派唐團，首先向毗河發出第一槍；鄧錫侯的旅長林翼如乘車飛馳過了毗河，一到新都界便向陳離師的防軍官兵高喊：「快準備，敵人來了！」從此，劉文輝、鄧錫侯兩軍的毗河之戰正式打響。

劉文輝打響第一槍後，鄧錫侯的指揮部急忙撤至廣漢公園內指揮作戰。劉文輝有近一百個團，防地廣、餉源足、武器好，而鄧錫侯不滿三十個團，武器劣，彈藥缺乏又無補充來源，糧餉只能靠灌縣、崇寧、郫縣及新都、新繁、廣漢、金堂等路供應，其戰費就無更多來源了。

五月九日，劉文輝向毗河鄧錫侯部發動進攻以來，劉軍前線部隊只有劉元瑄、石肇武、余如海等幾支部隊積極戰鬥、猛烈攻擊，而傷亡亦大。其餘部隊，特別是張清平、冷寅東兩個總指揮，遲遲不前，沒有攻過毗河北岸的決心，加以鄧軍抵抗堅決，因此，戰鬥持續了一段時間之後，

兩軍仍隔河對峙。

由於劉文輝內部「保定系」的旅長都不肯出力，只得用石肇武、余如海、劉元瑄、彭韓、王治人等「少壯派」沿毗河進攻，劉軍攻了七天，也未敢攻破毗河沿岸。雖然如此，鄧錫侯對能否守住毗河，也毫無信心，且十分苦惱。即派教導師旅長黃石子和參謀長王季顯到重慶走「劉神仙」劉從雲的門路，劉湘才同意出兵。劉湘決定派劉從雲為代表先到資陽縣陽化場與鄧錫侯具體商談，會期定在五月廿六日。鄧錫侯又想到李家鈺，因李家鈺是自己的舊部，他總不能看到鄧垮掉。於是鄧錫侯決定電邀李家鈺、羅澤洲到陽化場參加會議。

李家鈺接到電報後，先趕到陽化場與鄧錫侯見面，鄧錫侯見李家鈺來到，忙上前去拉住李家鈺的手說：「其相（李家鈺號其相），過去我上了劉文輝的當，不該出兵打你，結果吃虧的是我們二十八軍，劉文輝又得防地，又收偏部隊，這回又要打我……」李家鈺說：「晉公（鄧錫侯號晉康）這幾年，我是把劉文輝看透了，他是四川的禍根，這次他出兵打二十八軍，我當然要來；劉文輝差點把我弄垮掉，這個仇我是要報的。」

鄧錫侯說：「其相，這次會議你要多多促成我們與劉湘的合作，共同打敗劉文輝啊！」兩人談話正來勁時，劉從雲率領廖海濤、蔣尚樸兩個旅六個團到達距資陽城五十里、距樂至六十里的陽化場。鄧錫侯十分高興，見到劉神仙的「法駕」一到，便點起香燭先給劉從雲叩頭，拜門自稱弟子。然後於五月二十六日召開會議，參加會議

的人有：劉從雲、鄧錫侯、楊森、李家鈺、羅澤州等。經過一天兩夜的會商，達成如下協議：（一）一致擁護劉湘統一四川，（二）各軍接受劉湘的指揮；（三）請劉湘撥發現款、彈藥接濟正在作戰的二十八軍。

黃隱放水阻擋劉軍

鄧錫侯正為毗河之戰發愁時，第二師黃隱部襲渭清旅的參謀長游道本和黃隱部行營參謀長劉澆鈞獻策，將灌縣都江堰外江之水引入內江（毗河）使河水暴漲以阻止劉軍，這將勝過幾個師的兵力。

毗河本是川中淺丘區的一條小河，是河面既窄，水又不深的灌溉渠道；到了冬天，幾乎是可以隨處涉水而過的。但由於黃隱砍掉了碼槎，卻使毗河河水暴漲。

劉文輝部在毗河之戰中，他的所謂「少壯派」旅長余如海、石肇武、劉元瑄、王治人、彭韓等，認為毗河是一條小溪，不難搶渡，彭縣、灌縣、廣漢垂手可得。他們從郫縣太和場至灌縣柳子街一帶連夜猛攻強渡，但由於毗河水勢兇湧，劉軍從鑽龍橋至金堂趙鎮，沿毗河北岸築有堅固工事，守兵頑強抵抗，而余如海、石肇武等渡河無準備，數次強渡被阻。

五月十五日，劉軍的彭韓旅圍困崇寧、擊斃鄧軍的崇寧縣縣長唐熾宣，守軍無頭慌亂，劉文輝趁機組織軍隊搶渡毗河，但由於士兵大都是「早鴨子」根本無法搶渡。劉軍即擁入城內，劉文輝部佔崇寧後，於是倉促將農民打谷用的拌桶作

船，因打谷拌桶是方斗狀形，裡面坐幾個士兵不能把持方向，在河中打轉轉，無法靠岸，有的拌桶翻在河裡，眼巴巴看到士兵落水淹死，氣得劉部軍佐們個個狂叫亂罵，雖經過無數次的搶渡，均未成功。

五月二十二日劉文輝的警衛二旅旅長石肇武，為搶渡毗河，想出一個辦法：在竹筏上用鋼板為掩體，組織「敢死隊」在炮火掩護下搶渡斑竹園。鄧錫侯的師長馬毓智，待石肇武士兵過河時，集中火力，大量予以殺傷，經過兩天兩夜搶渡，不少士兵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淹死，部隊遭到嚴重傷亡。戰後從趙家渡一處就打撈到劉文輝部士兵浮尸三千餘具。

鄧錫侯求救劉神仙

劉文輝、鄧錫侯在毗河相持，曾擴情赴重慶策動劉湘乘勝出兵攻打劉文輝，而劉湘心裡卻計劃：現在正是搞垮「保定系」的好時機，讓劉文輝把鄧錫侯打痛，待鄧錫侯被打的暈頭轉向，向他乞援時，再唆使他供養的妖師劉從雲，收鄧錫侯為弟子，並施展各種辦法，使鄧落入劉湘的掌握之中。

鄧錫侯面臨毗河防線將被劉文輝突破的情況，便親臨三臺找老搭擋田頌堯商議：如果自己部屬吃不消時，允許進入田的防線。以便脫身；但又考慮到田部力量有限，說不定兩軍都有被劉文輝吃掉的危險；於是再設法投靠劉湘，擁護劉湘統一四川。鄧即派旅長黃石子前往重慶，走劉從雲的路子，向劉湘求援。

劉從雲完全領會劉湘企圖統一四川的野心，於是編造「一川不容二流」的讖語，暗示應打跨爭霸四川的主要對手劉文輝。黃石子是鄧錫侯的親戚，又因是劉從雲的學生，只好用他才能說得動劉從雲。黃石子和他的參謀長王季顯到重慶後，找到劉湘的模範師參謀長兼旅長蔣尚樸，於次日在江家巷該師師部謁見劉湘和劉從雲。五月二十六日劉從雲對鄧錫侯說：「吡河，保證你可守四十天，劉湘決定出兵援助！」這時，鄧錫侯軍需伙餉，彈藥已極端困難，實在難以支持對劉文輝作戰，便向劉從雲開口說：「劉老師，我是要打回去的，可是現在我已把成都的造幣廠，煙酒局丟了，當前又沒有錢，沒子彈！劉從雲說：「我給你解決，錢不要緊，我開一張十萬元大洋的支票先用著。我帶來的六個團的士兵身上除了留五發子彈保槍外，其餘全部解下交你。」

劉湘編組聯軍援鄧

劉文輝搶渡吡河被阻，忽聞劉湘所部及李家鈺、羅澤洲、楊森各軍紛紛向西調動，意識到不利于己的暴風雨已在眼前。他的豪氣頓消，於六月十七日致劉湘的電中，語氣異常和順，除歷陳其對川事的主張外，還表示願意隻身飛渝，就商一切。二十五日再電劉湘，更卑詞下意地說：「公如對輝暨本軍有所指示，及如何始能免此不幸事件之發生，如何始適于將來統治之方案，擬請剴切賜示，或面告少棠（杜少棠），輝矢以血誠，決為盡量之接受。」可見劉文輝此時自知力已不敵劉湘，只好退而為委曲求全之謀了。至二十

七日，復由劉文輝軍的夏首勳，冷寅東等八師長出面，聯名電呈劉湘，共保劉文輝定能「奉令承教，立見實施」，向劉湘作最後的呼籲。但是劉湘始終未為所動，這些電文並沒有發生一點效果。劉文輝被迫改變戰略，遂在吡河轉取守勢，回過頭來迎擊劉湘，希望僥倖一逞。

鄧錫侯見劉湘即將出兵，內心感到寬慰，為此，精神大振，就氣壯起來，並指使其師長陳書農、黃隱、馬毓智、楊秀春、陳離等，打電給劉湘，表示與劉文輝作殊死戰的決心：

「劉文輝自魚日作難，襲我溫（溫江）簡（簡陽）及省中各機關，元日更大舉推進成都，崇、灌、繁、新各縣，迄今已逾一周，晝夜猛撲，未稍休止！蔣委員長元電制止於前，我公寒電勸導於後，均諄諭殷舉，開譬周至，無不知感！勳（即陳書農）等早奉晉公（鄧錫侯）軍長電令停止軍事，以待後命；殊劉文輝藐抗不遵，更於狡、巧、皓等日，增加大部，向我軍沿河猛攻搶渡，我官兵激於義憤，已將該部擊退，今又向我激烈攻擊中。：應還我公道遵照中央意旨，申張國法網紀制裁。勳等無似，謹願負弩前驅，以盡剷除劉文輝，促成統一之責，並決與彼誓死周旋。」

劉文輝向劉湘要求不得，乃加緊強渡吡河準備，圖謀將灌縣寶瓶口及飛沙堰兩處掘開一溝，引內江之水，注入外江，分減吡河水勢，俟吡河水淺時強渡，一舉消滅鄧軍，再回頭對付劉湘。六月一日，國民黨南京政府行政院開會通過汪精衛、蔣中正提議四川軍隊整理的四項原則，即：（一）對於四川軍隊糾紛，不究既往，不遷就現

在實況，不偏袒一方，以謀公允之解決；（二）四川全省軍隊，應由中央分別抽調出川，供御侮剿赤之用，其後為保安地方及邊防用者，經中央核定兵數後，不得增添；（三）打破防區制，謀四川全省行政系統之整理；（四）確實調查四川全省之財政狀況，國家稅歸中央，地方稅歸省府，量入為出，公開支配如此等等。

六月二十五日，劉湘、田頌堯、劉存厚、楊森、李家鈺、羅澤洲等六人聯名發出通電，借所謂共同「剿赤」為幌子以武力制止劉文輝、鄧錫侯的紛爭為實質。以劉湘為首的四川軍閥，擅權捋袖，捲入打劉文輝的一場混戰了。

正當劉湘出兵援助鄧錫侯之際，劉文輝的保定同學，師長張清平、林雲根等約請二十八軍保定系的將領陳書農、黃隱在新都三合場附近會商，一致主張劉、鄧兩軍停戰議和，並擬訂議和條件：（一）鄧、田的部隊仍留成都；（二）二十四軍將鄧縣、溫江、崇慶三縣還給二十八軍；（三）二十四軍與二十一軍作戰時，鄧、田兩部嚴守中立，必要時支援二十四軍作戰。同時商定：如果劉文輝不接受以上條件，二十四軍保定系軍官即通電脫離劉文輝，擁護夏首勳為軍長，陳光藻仍然歸還鄧錫侯指揮，請劉文輝率其親信部隊退駐西康。

劉軍分裂放棄成都

三合場會後，林雲根、張清平返回成都，向劉文輝報告會商經過。林雲根懷內放了兩份條約，在將和約交給劉文輝看時，卻誤將密約搜了出來。劉文輝一看大驚失色，林這才發覺拿錯，又

將合約拿給劉文輝看，劉文輝看罷搖頭說：「還有什麼話說呢！」第二天，劉文輝召集部屬在西御街住宅商議，痛哭流涕地說：「十幾年締造艱難，如斯結局，真令人痛心！」大家瞠目而視，一句話也沒有說，便離開了。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日，劉湘率劉從雲、李宏鏡、余安民、趙巨旭、舒雲衢等，由重慶到達內江，指揮「聯軍」向劉文輝發動進攻。七月六日劉湘電呈蔣中正陳述川局危急情勢，中間有這麼一段話：「現在內爭未息，『匪患』已深，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湘善後有責，定亂無術，上急中樞付托之重，下受川民責望之殷，終夜焦急，通盤策劃，惟有竭其全力，即日出師，以大部兵力會同田頌堯、楊森、劉存厚各軍協力進剿『赤匪』，以一部西上制止劉文輝、鄧錫侯之爭，期於最短時期，消彌內亂，以達共同『剿匪』之目的，庶可轉危為安，用紓中央西顧之憂，而解川民倒懸之急。」這就把他的意圖完全攤出來了。劉文輝考慮到，劉湘已發動進攻，實難抗衡，如曠日持久，軍餉、軍食重重困難，無取勝把握。不如退出成都，扼守岷江，保存實力，以待時局變化。最後決定撤兵，上至灌縣下至樂山，沿線佈防。

七月四日，劉湘一手發動並親自指揮的安川戰役正式揭幕。劉文輝在將有二心，士無鬥志，舉目皆敵的險境中，自知取勝無望，遂於七月八日晨放棄成都，準備死守灌縣至樂山長約四百餘里的岷江江岸。七月十四日鄧錫侯部於劉文輝放棄成都之當日，以勝利者的姿態返回成都。當即

派黃石子、王季顯到隆昌歡迎劉湘進省垣主持「安川」大計。七月十九日，劉從雲由隆昌先動身到成都，鄧錫侯率部屬前去迎接。劉從雲趾高氣揚地坐著汽車，見歡迎他的場面盛大，十分得意。同車的鄧錫侯，趁「神仙」高興，低聲下氣地說：「劉老師，部隊又沒有錢了！」劉從雲立即答應說：「不要緊，再拿十萬元去用！」鄧錫侯又從劉從雲手裡弄來一筆餉銀和三十萬發子彈。七月二十日，劉湘進入成都。鄧錫侯等離城幾十里迎接。

為酬謝「劉神仙」的「功勞」，鄧錫侯買了惜字宮雷達的住宅送給劉從雲作官邸；劉湘則在竹林巷給「神仙」買了一所豪華的住宅，表示對「神仙」的膜拜。

二 劉對決 岷江大戰

毗河敗北退守岷江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劉文輝與鄧錫侯毗河之戰，敗北退守岷江。當劉湘進駐成都後，見全川大小軍閥俯首聽命，正式打出「安川軍」旗號，委李家鈺、羅澤洲為「安川軍」東路正副總指揮，由成都、簡陽向新津、雙流推進；鄧錫侯為「安川軍」北路總指揮，由成都向溫江、郫縣推進；劉湘自兼「安川軍」南路總指揮，由犍為、嘉定、仁壽向青神、眉山、彭山推進。

劉文輝退駐新津後，即命石肇武、劉元瑄、熊思進、彭韓各旅和王元虎、陳鴻文兩師共三十餘團兵力在崇慶、郫縣、雙流佈防，抵擋李家鈺

、羅澤洲和鄧錫侯的進攻。

劉湘的東路軍攻下雙流後，劉湘的東、南、北三路「安川軍」，兵力一百一十個團，全部到達岷江東岸。駐守新津的劉文輝，自嘉定、峨眉岷江下游起，到崇慶、灌縣、汶川的岷江上游止，也擺開了陣勢，沿江佈防，將所部和川康邊防軍分為六路：一路總指揮為夏首勛，駐嘉定，率余中英、張志芳、高育琮旅守嘉定、峨眉一線；二路總指揮為林雲根，駐彭山觀音鋪，率陳能芬師及林海坡、趙佩山、余如海等旅守嘉定，彭山一線；三路總指揮為陳鴻文，駐崇慶縣，率王元虎師程資民、黃錫煊、楊崇禮、石肇武、熊思進、彭韓、劉元瑄等旅，守彭山以上至三渡水一線；四路總指揮為冷寅東駐眉山，率李玉書、徐光普、王治人等旅守三渡水以上至灌縣一線；五路總指揮為張清平，駐新津城內；六路總指揮為鄧和，與特科司令黃黎駐元通場。盡管也擺出與劉湘一決雌雄的架勢，但部屬已成分裂之狀，以夏首勛、林雲根、張清平、冷寅東為首的保定系，大多不願打；川康二、三、四旅陳鴻文、王元虎、陳能芬等軍官派，持觀望態度；劉文輝的侄兒劉元瑄、劉元琮、劉元瑄和石肇武、李玉書、王治人等親信派，則表示堅決和劉湘等周旋。

劉湘發動政治攻勢

劉湘的「安川軍」與劉文輝部沿岷江對峙。劉湘用飛機在新津、崇慶、眉山、青神、嘉定等地偵察，投擲炸彈，並在劉文輝部陣地上空投羅澤洲的《告川康二、三、四師官兵書》，誘使舊

部來歸。同時，唐式遵部炮轟彭山，城內民房大部被毀，民衆傷亡百餘人。鄧錫侯、羅澤洲、李家鈺數次在金馬河下游搶渡，均被劉文輝擊退。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劉湘下總攻擊令，督飭所部搶渡岷江。劉文輝爲爭奪喘息時間，特派他的參謀長劉吉甫於八月二日到成都請求劉湘罷兵止戰，願以「政治方式解決川事」。劉湘提出三個條件：(一)劉文輝派少數部隊經營西康，其夏首勛、冷寅東、林雲根、張清平、陳鴻文五師長暫由他的「剿總」節制；(二)、五師長暫以「剿匪」各路總指揮的名義任職，伙餉由「總部」籌撥，其他各部必須編遣；(三)擬派少數部隊渡岷江監視改編。劉文輝認爲，劉湘的條件是無法接受的，明知瓦解了我劉文輝，祇有決戰到底，於是兩軍加緊備戰。劉湘在加緊備戰的同時，加緊政治攻勢，在《再告二十四軍將士書》中，往自己臉上貼金，說甚麼：「爲聖爲狂，系於一念；執得執失，無待多言。唯我二十四軍各官兵自圖之」。劉湘把二十四軍稱之爲他的部隊，也就等於自命自己爲四川王。

同時，劉湘派羅澤洲、李家鈺和自己部下與劉文輝部有密切關係的人到劉文輝部搞策反，瓦解劉文輝部。

一 籌莫展求助神靈

一九二八年，劉文輝兼轄西康起，又涉獵藏經。進入三十年代後，他對喇嘛更加禮敬，經常手持念珠，每日定時念經拜佛，有時竟親往寺院聽經，還叫他的兒女去磕頭。對康區上層喇嘛恭

而且敬，優禮有加。遇有疑難之事，則請靖化廣法寺的阿旺堪佈爲他卜掛問凶吉。

劉文輝在瀘洲的時候，便拜號稱神仙的劉從雲爲師，法號玉猷。

岷河之戰後，劉文輝退守岷江，司令部設在新津城內西街藍堯衢公館內。在這裡劉文輝親自指揮作戰，電話日夜不絕；侄兒劉湘要搶渡，么爸則嚴加防守。劉文輝感到無計可施，志忑不安。侄兒劉元瑋見到叔叔如此消沉，便出個餽主意：「現在我們軍長行將下野，我們應該同其始終。依我之見，何妨乘此幹他嗎一場；若我們環境再壞，就打出中共紅軍旗子，我當川南紅軍總司令，團長升師長，營長升團長，從彭山和現在防地起，准許官兵自由行動。團、營長各獎大洋一萬圓，連排長獎三千圓。」劉元瑋將他這一打算報告劉文輝，挨了一頓臭罵。在他一籌莫展時，祇得求助於神靈了。他帶著參謀長汪紫淵和青翰南、李鐵夫和黃靜淵等少數幕僚到新津純陽觀關帝廟進香，卜「牙牌術」。每次劉文輝身穿藍色長袍，外套黑色馬褂，頭戴呢博士帽，警衛人員排在兩邊，他坐起八人抬的拱竿轎子，直奔純陽觀關帝廟，開始先拜神，然後打卦，一次卜出的卦上有兩首詩。其中一首道：

船到江心浪拍天，暮君飛渡得平安；

這次飛舟渡河去，前途還有十八灘。

念完第一首，偈辭與處境何其相似乃爾。接著看二首五言詩：

一喜不成喜，一喜已成空，

若遇草人頭，禍起蕭牆東。

念完第二首，他和幕僚們一起猜，這個草頭人該是誰，誰的姓名有草頭呢？劉文輝在盤算，是不是那個陳鴻文，因陳鴻文號光藻，藻字是草頭，於是派他的乾兒子、旅長石肇武監視。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晨，劉湘下令午後一時全線總攻。劉文輝的三路總指揮，川康第二師師長陳鴻文的直屬特科團營長葉青蓮和劉一，乘陳鴻文醉酒，在三渡水嘩變，拖兩營部隊，在鄧錫侯部謝無圻旅的掩護下進入羅澤洲警戒線內。謝無圻即派部隊在三渡水搶渡過江，駐守在金馬河的陳鴻文打電話給劉文輝，說葉青蓮嘩變，劉文輝大吃一驚，認爲他的占卜應驗，「葉」、「蓮」兩字都是草頭，遇到這個「草頭人」，真是禍起蕭牆。

全軍潰敗退往雅安

劉湘於八月十四日下達全線總攻令後，北路鄧錫侯部謝無圻渡江後，馬毓智、陳書農、楊秀春師相繼渡江，並佔領羊馬場。東路李家鈺即攻新津縣境內的劉家渡。羅澤洲取道擦耳巖上游淺處強渡過江。劉文輝部師長王元虎反攻，戰於江源場，被羅澤洲的前敵總指揮熊玉璋擊潰。

當鄧錫侯部分頭渡江後，陳鴻文再次告急，劉文輝又令高育琮、余如海、張清平等部增援。不說防務空虛，不可抽動，就是官兵不聽命令，要求劉文輝發錢，不發錢就不打仗。正在這時，十五混成旅旅長彭韓倒戈投劉湘，他的親信李玉書又打電話告急；劉文輝此時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叫侄兒劉元瑋率部開往名山，駐新津各部立即

向名山縣百丈驛退卻。在撤退中，劉文輝急了，找到熱線電話對劉湘的老婆、劉周書說：「你們究竟要把么爸逼到那裡去？」劉周書笑嘻嘻地說：「劉么爸，你辛苦了，你到雅安就算了。」因此劉文輝祇好一步一步往雅安退。

劉文輝在新津全線潰退時，已聞槍聲，他的弁兵忙把床上的鴉片煙具捲起就跑，連桌上劉文輝的印章和作戰圖都未收。

劉湘的南路軍王續緒，陳藍亭部在嘉定篋子街搶渡，佔據嘉定。潘文華師在眉山的王渡過江攻眉山。

劉文輝部在一片混亂中，令命各部向雅安轉西康。劉文輝部在節節敗退的情況下，劉湘的「神仙」軍師劉從雲掐指一算，告訴劉湘邛崃十六日可攻下，丹陵十七日亦可攻下，又賣弄他秘不可測的神機。

石肇武是劉文輝的乾兒子，是劉文輝的警衛旅長，土匪出身，綽號「石老虎」、「花花太歲」，一貫腐化，乘混亂四處搶劫。待李家鈺趕到邛崃縣城，石正在燒鴉片煙，李家鈺衝進縣城，石躲於民宅，後被李家鈺部俘獲。

李家鈺將俘獲的石肇武電告劉湘，劉湘復電說：「石肇武罪大惡極，省會人士恨之入骨。本署順應輿情，曾經電復吾兄，准予就地處決。」並要李家鈺詳報行刑日期、地點，「梟首解省示衆，以快人心」。八月二十三日晨李家鈺在邛崃縣縣府大門照壁前將石肇武梟首後，派一個小分隊，用大卡車將石首級運至成都，劉湘將石的首級置於一木籠內，放置少城公園示衆。

三面受敵土崩瓦解

八月十六日上午十時，劉文輝高級幕僚、汪紫淵、徐介卿、黃靜淵等及衛隊一營退到雅安，先退到雅安的副軍長向育仁等前來迎接，將劉文輝的行營設在雅安原道尹公署花園內。集結一萬多人槍，企圖死守雅安。

劉湘的「安川軍」李注東的先頭部隊已追至雅河，在河東岸周公山上架起大炮，向劉文輝的行營襲擊。劉文輝正躺在床上燒鴉片煙，一發炮擊中劉的床頭牆上，劉文輝的煙槍被震落在地，當場打死打傷弁兵三人。劉湘很快調來八個師的兵力，包圍雅安，劉文輝三面受敵無法守住，祇好叫他的四師長唐瑛收容在雅安的部隊，叫副軍長向育仁出面與劉湘的「安川軍」接洽，劉文輝本人率劉元璜、高育琮退出雅安。劉文輝於八月十七日的通電說：「文輝業於本日，酌留部隊，馳赴西康，致力國防。所有留川部隊，在雅（安）（名）（山）（天）（全）（蘆）（山）方面者，交由副軍長向育仁（傳義）暫時統率，在洪（雅）夾（江）者由冷寅東、夏首勛兩指揮暫行統率。特此奉聞。」

劉文輝撤離雅安，狀極狼狽。當他退到觀音堡時，劉對旅長高育琮，師長陳能芬說：「寧屬地方苦寒，大家進去糧餉無著，你們可以向外自謀前程。」當劉文輝到達榮經的當天，打前站的副官長陳耀倫準備了豐盛的午飯，請劉文輝到他家裡休息。劉文輝一進門，看見正堂廳掛一副匾額，上書「自公退室」四字。劉文輝號自乾，平

時他的朋友、部屬部稱他為「劉自公」。即認為犯諱，連午飯也不敢吃，立即率部退到漢源縣九襄鎮，觀察劉湘用兵的動向。

劉文輝退出雅安後，他的二十四軍和川康邊防軍紛紛自找出路。一師師長林雲根通電聽候劉湘處理；特科司令黃鰲，原是鄧錫侯舊部趁兵敗通電就任鄧部第二路司令職；彭韓旅長倒戈，劉湘委任為暫編第二師師長，三師師長夏首勛、副師長冷寅東交劉湘；警衛司令鄧和，他的幕僚勸他投鄧錫侯，鄧和說：「我不能投鄧錫侯，你們看看劉湘這個架勢，早晚也要把鄧錫侯吃掉，不如我現在就投劉湘，免得將來再嫁第二嫁！」十九日被劉委任為四川陸軍第七師師長；二師師長張清平要求劉湘收編。

當王續緒以戰勝者的姿態進駐嘉定城時，該縣士紳張燈結彩，張貼標語歡迎。王續緒指著貼在牆上的一條「歡迎劉督辦統一四川」的標語，王向歡迎的士紳說：「這是你們的意思嗎？」士紳們個個摸著頭，不敢吭聲，王續緒接著說：「你們以為劉湘又是什麼好東西？他和劉文輝都是一根雞巴日出來的！」士紳們聞言，一個個瞠目結舌，也算一種趣聞。

擁護劉湘統一四川

劉文輝遭到挫敗後，痛定思痛，不得不自我轉圜，向比自己大六歲的侄兒通電認錯，擁護劉湘統一四川。同時，劉文輝的大哥劉昇庭還向劉湘勸說，不要箕豆相煎，走向極端。而劉湘呢，認為一旦鄧錫侯、李家鈺、羅澤洲的勢力壯大，

將來也會是他爭霸的對手；與其如此，倒不如手下留情，給么爸一條生路，以便牽制他們。劉湘在成都召見下臺的川康邊防軍副總指揮冷寅東時說：「我么爸腰桿不能硬，腰桿一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壓低他的氣焰，還讓他保留部分隊伍以待西康正式建省，由他擔任主席。」這是劉湘的真話，反映他確念宗族情誼。

冷寅東算得上是劉文輝的忠實朋友、拜把弟兄，他聽了劉湘的話後即趨勢說：「甫公的安川

軍已佔雅安，劉自公已讓漢源，他這個樣子已不成氣候了，安川軍還是退出雅安，讓自公回來吧！」情詞親切感人，劉湘也就給了冷寅東一個順水人情，說了一聲「好吧」！

一九三三年十月八日，劉湘下令李宏錕率部撤出雅安、榮經，二十四日，劉文輝才重返雅安。

岷江戰敗後，劉文輝帶著不到兩萬人的殘兵，從一九三三年十月末在西康立定腳根，把原二

十四軍現存的十二個團整編為兩個師，他自兼第一師師長，轄劉元瑄、劉元琮兩個旅，原副軍長向育仁兼第二師師長，轄徐光甫、李玉書兩個旅。他委劉玉章為西昌地區屯壘司令，唐英為康屬屯壘。就這樣又拼湊起一個軍政班子，慘淡經營，計劃在以後的日子裡，徐圖東山再起。

二劉之戰結束了，四川十七年大小軍閥混戰也結束了。二劉之戰，歷時近一年，傷亡官兵十餘萬，民衆死傷一萬多，消耗戰費數千萬圓。

中外文庫之二 戴笠和他的同志

全一冊平裝貳佰伍拾元
喬 家 才 著

要目：虎穴游龍劉戈青。張家銓計擒酒井隆。淞滬指揮官楊蔚。胡子萍管人事交通。魏大銘建立通訊網。郝采蓮死裏逃生。王寶雲的悲壯故事。張秀君堅定沉着。張我佛立功異域。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抗日硬漢張子奇。白世維一彈安華北。姜紹謨策反多奇謀。民運長才劉培初。汪祖華擅長訓練。書生法官沈維翰。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何峩芳妙計安東莞。胡天秋高風亮節。鄭恩普落髮爲僧。郝亞雄十不死。張揚明平反冤獄。考城壯士戴日暄。吳玉良與軍中諜報。黃昭明與翁俊明。陳祖康撰黃埔校歌。黃天邁外交英才。總報告專家劉啓瑞。蘇州青年壯士顧偉。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王兆槐勇於任事。勞建白忠誠正直。金遠詢任重三湘。陶一珊戰訓有方。郭履洲鐵胆佛心。執法隊長毛萬里。馬志超忠直可愛。王孔安萬里壯行。中美合作憶蕭勃。周念行話少年遊。游擊能手阮清源。沉毅篤實張爲邦。英邁練達楊繼榮。朱若愚堅忍實幹。簡樸勤謹誠樸。黃加持取締幫會。王志超入死出生。吳景中政訓長才。王崇五進出山東。楊遇春膽識過人。李葉超多才華。樂書田「愚公移山」。吳安之錚錚鐵漢。謝鎮南報答知遇。羅敬殘而不廢。史春森搶運食鹽。梁幹喬打倒史達林。越南華僑張霈芝。程克祥策反周佛海等多篇。全一冊平裝貳佰伍拾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